



宋書卷七十五

梁劉劭書來沈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

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

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

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

於楊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

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謫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

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雒頭卽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

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卽居
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
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
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
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
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
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
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
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闕二字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
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

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旣安之運
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
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
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
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
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
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
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
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
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

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關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辨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

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林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可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卽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主不許僭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暮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

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歛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

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僂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闕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卽蒙勅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卽自

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
臣夙積禍并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卽蒙逮問具啓以奉
營情事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躋仲春移任方冬
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舉在郡雖淺而貪得分了方拂農
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勅亡從兄僧綽
宣見留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
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
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
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聞疾

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
要故收崖歛分無忘俄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
郡奉輕西邾祿重具陳蘄懇備執初願乞置江湘遠郡
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卽蒙亮許當賜矜擢
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
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衛
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
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
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
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

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
四表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
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
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
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鵠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旣殄
人神獲又端右之授卽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
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
懼網墨況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
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
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

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慙累家業臣甘其
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相
全養臣喪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
震驚收足失所本忘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
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
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重更生辰合芳離蛻遐邇
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
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
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
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

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
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
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悒底心氣沖弱神志衰散念
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
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
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
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
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
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其年遷中書令先是
南彭城蕃縣民高闔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

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
司空參軍闕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
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
殺諸大臣以闔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
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闔事陷之下詔曰
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
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慝爵遍外內身窮
榮寵曾無在泮食堪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
剽掠顯奪凶黨倚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

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屑齒高閣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就鞠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覬固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時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卽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

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反不卽啓聞與閣共伏誅關平撰開蘇寶氏誌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爲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

愚以爲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旣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瞻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缺望內修

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初沙門釋僧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咨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衆事竣皆專斷施行世祖踐祚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
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
遇旣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譟常歡笑答之時人爲之
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
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
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
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
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竝各產男上
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

子也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
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
不盜鑄及世祖卽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
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
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倣
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創
年歷旣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減貨薄民貧公
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
納贖刑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鑄
錢形或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

真劉四羊效代
先書卷之十五
列傳
北

錫竝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

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歛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旣禁樂入必寡云歛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

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歛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夫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項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闕二字鉛錫衆訴耳越若止於盜鑄者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

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旣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旣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與自止不

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

頓得書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蹙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劾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于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

錢劣於此者謂之縋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禁鵝眼縋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慙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壟畝饑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

殷憂啓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朞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侔貴方欲謗歎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彝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育所以寤寐兢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爲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止言禁餉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

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
自卽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
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
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
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
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
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
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
陳竣前後忿懟每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
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

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
作戒子皙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
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
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
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
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
諛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
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
申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卽加謗
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

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旣
獲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
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
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
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
釁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
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憾毋弟恃貴輒戮
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
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
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

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
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
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參虎冠
狼貪未足爲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黠化實唯
害焉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便加大戮
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
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許怨憤
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
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嶽

之於前爲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
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彊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文
集行於世昔祖以罪戾受榮豈當對此情有怨對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胷解帶義止賓僚
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
馮玉負辰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旣而憂歡異
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歎宋昌之報上賞已行
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旣萌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
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
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卷十五

王僧達傳

得司者

顏竣傳

一旦二字

衆所耳越

錢法弊壞

史臣論嫌怨旣萌

之於前爲奏奏成詔曰峻孤負恩養乃此於獄焉
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疆徒送交刑又於道殺之峻文
集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木廣其居新學義止宿僚
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摧臆制節時去之也至於
馮玉負辰威行萬物欲自必從事焉夫其心也
日甘苦變心主挾合情忠也
同舟之慮下卒愈結
世蓋由此乎爲人
不

宋書卷七十五

宋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僧達傳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無疑○
得司者則四字不可解者字或當作考

顏竣傳夫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常情○
一旦二字監本訛作亘今改正

衆訴耳越○訴監本誤作斫字書無斫字今定作訴言
錢法弊壞衆人交訴之聲溢耳也

史臣論嫌怨旣萌○萌監本誤作前今改正

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深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沒入邢懷明竝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卽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

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

凡所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已唯以撫納羣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麤飢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持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諡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

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
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
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
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威服百
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愨甘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
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
之率愨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
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
景攻之未能下愨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

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愨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
中兵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
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
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飴
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愨長
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
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
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
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
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

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愨有佳牛堪進
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肅侯太始二
年詔以愨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
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
太守其自叙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
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
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
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

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
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
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
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
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
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淆澗征士無遠徭之思吏
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旣遠
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
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
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

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碯礮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燾率大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卽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

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旣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碯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碯礮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

宣遣劉謩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
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
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
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
垣護之竝免官尋復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
推立夏侯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
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
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
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
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

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玄謨玄謨
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
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
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
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
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
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
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
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

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竝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僮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堇荼供春膳粟漿充夏食庖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徒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旣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

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頃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諡曰莊公子深早卒子績嗣而諡冒戴不厭貶心轉誠謀可謂忘良師史臣曰脩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絜之操有足稱

焉玄謨雖苛刻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美當少帝失
 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
 國者歟自西宗越更錄其年八十一歲蓋曰其公于我
 國不更昔朝軍士為之語曰寧封正手封不殺王玄
 謨南齊陳史吐渚魯玄其封錄其少恩而錄軍宗越
 亮前錄其取之為法其錄大夫開其錄同王后其錄軍
 制大錄軍其錄陳史其錄封其錄安王其錄其錄其錄
 錄以玄其錄其錄大錄其錄水軍南其錄其錄其錄其錄
 錄以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
 宋書卷七十六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其錄

宋書卷七十六考證

宗愨傳乃除震武將軍○百官志有振武將軍無震武
 將軍震當作振

王元謨傳聞王元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南史居
 下有胥字

不詳晉字

王元期

將軍

宗憲

宋書卷七十六考證

宋書卷七十七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

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

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

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

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

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

一

意以爲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爲義恭司空行叅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爲將帥卽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旣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內少糧器械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

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修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畧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巳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

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李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李明出自本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白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

方伯自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百千餘人覘候法起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李明趙難竝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三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僞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

盛幢主劉驂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鴨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置吏佐初安都留屯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衆並造陝下卽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並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

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衆二萬度嶠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爲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掎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竝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嘯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拔靡初元景令

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旣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
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
交戰三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
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
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
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
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
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
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竝於城西南列陳
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

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
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
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
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陳
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
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
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
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
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日昃虜衆
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衆面

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
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竝
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
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
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
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
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
去誕以崤陝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虬行東弘農
太守給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衆次于潼關先是建義
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

頃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槐亦至賊關城戍
主婁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衆法起與槐卽據
潼關虜蒲城鎮主遣僞帥何難於封陵自列三營以擬
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
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
散關中諸義徒並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
遣揚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援
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衆向關時軍中食盡元景回據
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阪戍
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萬至閩鄉水去湖關一百

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下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旣交虜又奔散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定蠻長薛安都爲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參軍臧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將軍如

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卽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陽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國禍寃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竝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奔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

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今聞悲慶兼常大行屈
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慮
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頭出戰艦
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據陰山遣薛安
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
世祖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
於東南據高丘屯砦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
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
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元景壘營未立爲
龍驤將軍詹叔兒規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

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
逢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
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
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
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
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頻得燒草
筋畧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爲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
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
出戰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
柴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

衆大潰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劊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爲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竝來歸順上至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離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

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離州刺史質慮其爲荊州後患建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謩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謩復以爲都督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離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竝反玄謩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

石玄暮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暮西壘玄暮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暮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

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竝受遺詔輔幼主遷尚

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劔三十人固辭班劔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

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旣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尙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茂宗孝

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及嗣宗子纂竝在孕獲全太宗卽位令曰故侍中尙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歷則毗燮皇化方任孚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勲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旣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二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劍三十人羽

葆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黃門郎以破臧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爲梁州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宗大明初爲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黃門侍郎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閤太宗定亂光世參

謀以爲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方反
叛同閭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
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
爲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趙憲南家也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
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
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
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
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
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爲雒州以爲輔國行參

軍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
王義季代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卽命爲征
西行參軍與安侯義賓代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
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
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
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啓太祖請爲
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
用顏師伯世祖啓爲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
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
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踐阼以爲黃門侍郎隨王

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
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
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
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羣
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
常侍太子右率麗秀之履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
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于
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愨孫豫章太
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
參義謀契關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

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愨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
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
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東莞兗州
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三州刺史其年索
虜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清水公拾賁勅文
率衆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
軍周盤龍等擊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麗孟蚪積射將軍
殷孝祖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
與孟蚪合力行達沙溝虜窟瓌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
迎軍拒戰孟蚪等奮擊盡日孟蚪手斬五軍公虜於是

大奔孝祖又斬窟瓌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
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
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
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
城拒戰卽斬它門餘衆奔走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
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
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師伯宣畧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
捷支軍異部騁勇齊效顯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嘆
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功最以時言

上苟思達龐孟蚪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
平南參軍童太一及苟思達等竝單騎出盪應手披靡
孟蚪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旣而虜更合衆
大至孟蚪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助師
伯張懷之據縻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
戰天生率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
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追
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
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
算卽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

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
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
祖等既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
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
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
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覽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
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
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
生竝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
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

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
選等抑道惠勅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
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
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
如初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
之廢帝卽位復還卽真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
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
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
冠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
詔轉師伯爲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

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竝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卽位詔曰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諡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斯讎並受封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卽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

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爲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士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

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夕土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袴入土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弑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雒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雒州隨府西土時蠻

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還慶之又討之王玄暮領荊州王方回領臺軍竝會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禽三萬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雒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旣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顥司空參軍魯尙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別駕崔日連安蠻參軍劉雒之奮威將

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隴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日連尙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隴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

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卜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畧降戶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

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
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礪
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
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
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
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
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
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徼上凌六戍而還蠻
被圍守日久竝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
竝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

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
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
王玄暮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
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修復王師再屈自別
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
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碣磈必走滑臺小戍
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
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
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尙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
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

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及北討慶之副玄暮向碯礮戍主棄城走玄暮圍滑臺
慶之與蕭斌留碯礮仍領斌輔國司馬玄暮攻滑臺積
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
救玄暮慶之曰玄暮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
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暮退
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暮
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皐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
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
碯礮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

佳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青東非國家
有也碯礮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
諸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
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范增而不能用
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
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
戍碯礮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
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
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
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人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彊往

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礪礪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江豫荆雍竝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畧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

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旣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劬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

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湧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
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耻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
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
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
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
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
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
畧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効捷偏師
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
朕心定賞策勲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

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竝食邑三千戶慤洮陽
縣侯食邑二千戶遺寶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
系平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竝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
拜又使慶之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
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沂淮向壽陽總統諸將
尋聞荆江二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
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龍歷陽太守
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
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
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

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
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
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
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
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
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
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吏五十人
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
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

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
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
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
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
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
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不克
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
百騎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
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
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

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
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
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
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
受矢石邪脫有傷挫爲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
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
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
給衛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
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
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

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
於婁湖列門同閉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
盡在此中與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
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
許妓妾數十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
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
太子妃上世祖金鏤七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
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
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
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

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盡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竝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

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戶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

輅輻輳車前後羽葆鼓吹諡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諡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末爲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拚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爲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敞之之子也孝建初爲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

質質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爲兗州刺史景和中徵爲黃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歷位黃門侍郎再爲南兗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王休範爲逆起爲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爲趙伯符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崗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

殺甚衆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劬來攻緣樹以進
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
爲寧朔將軍始與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
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劬所遣竝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
被賊徒在城內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內由此固守
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
竝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已不從法系曰
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與日卽
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
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劬之子文秀別有
傳慶之羣從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
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
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
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勅天震竇怒仆者相
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
政刑而已哉

殺征東法系壁外樹懸符之令既賦勅來兵緣樹以進
 正排多開隨還善明乎尚於得下甲死於橫事平以
 為寧朔將軍始雖... 軍將至簡
 苑無而日楚軍是賦訪所遺... 北參軍領邁
 望稱卧丑用無艾而王撫衣鄰昏于請最舉也豈封夫
 莫不發風而輿曲餘... 因幹請煉天靈實發小香卧
 外引雙靈障裡財意無臺計以貴赫自選濟至干鼠曹
 士四載共稟其平... 猶然障只無池許手風相前辭窮
 皮引日期擊之云用去一... 論天可憐皆重重舞衡外
 宋書卷七十七知由之... 亦同香瘦十人于文秀別有

宋書卷七十七考證

柳元景傳即以為廣威將軍○廣威南史作武威

法起諸軍進次方伯自○自南史作堆自即堆古字

沈慶之傳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湛下之字衍後同

給衛吏五十人○衛諸本並誤卹南史亦作卹今改正

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
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
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元嘉三年謝晦爲荊州欲
請爲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
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
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于縣謀爲寇
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八年除
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
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
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

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
仍繫尙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
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九年仇
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
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
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旣行聞法護已委
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
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路收合士衆
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礮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
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守梁州魏興

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礮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一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馮翼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劊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泮川因向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

當遣其子和率趙溫蒲早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砦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燒砦奔走退據大桃閏月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與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栢立篡晉以栢布爲梁州布敗走氐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傳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史氐乃治南城

爲賊所焚燒不可固卽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勅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

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畧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酒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雍梁南北秦州荊州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故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里閭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鎮彭城虜退卽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

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磈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丞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至碻磈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墓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

誅碣礮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啓事碣礮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冀州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卽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三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關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

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况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畧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竝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固辭不受

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諡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

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爲侍中源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爲太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碯礮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碯礮至是又克樂安旣而攻圍滑臺不拔斌

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勲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勲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弒卽遣勲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勲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卽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弒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弒更遣振武將

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旣失據眾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眾城內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弒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弒弟簡歷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爲

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滅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劾甚加信委以爲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劾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子弟爲劾所殺者將十人而酬讎不廢坐免官後又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爲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雒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爲徐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爲錢唐

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爲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旣行太祖大怒免延孫官爲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諮議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逆府缺土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世祖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恥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勲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俱盡左衛將軍

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暮經綸惟始俾積基更
造咸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啓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
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戶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
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叛上深以東土爲憂出爲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爲尙書右僕射領徐
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爲
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爲使持節監雝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
尉雝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爲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
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

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反
出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
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
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爲三里
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土里豫州刺史劉
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
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
陵王誕爲徐州主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
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
故以南徐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

州刺史竟陵王誕有臯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爲侍中尙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尙書下舍又欲以代朱修之爲荊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三上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尙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

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圯則首贊出圖義令旣舉則任均肅寇器允棟幹勲實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爨和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諡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覲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颺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踈踈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宋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然乎然乎何味台謂永期固首至最慶靈圖兼羽齊孫家典宜盡內年外惠如芝焉若日只與思焉合消簡乎類必式舉限出以蕭蕭器穴刺神燭實出却父果同焉兩官出賸獎圖郵書獎辨一以激業中出限首贊出圖美令理宋書卷七十八風日簡工部精武則謝參心替自蕃長

宋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思話傳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

臣承蒼

按思話年

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踰年父源之卒是爲永初九年至元嘉五年任青州刺史稱年二十七是也自元嘉六年己巳至孝建二年乙未又歷二十七

年思話卒時年五十四今云五十蓋脫四字

劉延孫傳方燮和台階永毗國道○和一本作采

隆安元年春二月丙午至濟南二月丁未又出二十
 辛思恭卒初辛五十四今云五十五蓋誤四字
 出自元嘉六年辛巳至辛未二年丁未又出二十
 承歷八年辛酉元嘉五年辛丑青州刺史齊辛二十
 十八劉瑛王太后同出軍領辛父瑛之卒景武
 蕭思恭卒初辛五十四今云五十五蓋誤四字
 宋書卷七十八考證

宋書卷七十九

事安梁陳軍會蘇沈
 事安梁陳軍會蘇沈

典列傳第三十九
 會蘇沈

文五王交
 文五王交

事安竟陵王誕
 事安竟陵王誕

冬軍海陵王休茂
 冬軍海陵王休茂

竟陵王誕字休文
 竟陵王誕字休文

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
 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

中郎將南兗州刺史
 中郎將南兗州刺史

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
 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

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

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間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顯東入受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後繼劭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爲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

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乃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

秋又出爲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餘如故誕旣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旣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在太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太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畫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啓歸訴蒙陛下聖恩賜赦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卽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爲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

入臺饒被問依實啓答旣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
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
因叛走歸誕卽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錄將還
廣陵至京口客舍乃墜死井中託云饒懼臯自殺抱痛
懷冤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
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
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
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土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
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

時得上聞聖明登阼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
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潛圖姦
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
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旣聞
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
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
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
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
枉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
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

昨俗大庇黔首席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
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
之末天綱崩禡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
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
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沈淪姦
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
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傅
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
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
遂使頓仆牢竄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

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櫓槍東指風卷四嶽電
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檄告譬
殷勤方改姦圖未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
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
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
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旣妖稜廓清大明升曜幽顯
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
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
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
獻御喪亂旣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號諱

之辰遽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
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
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
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
姦慝每闕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祆詛遂在
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
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
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
平餘黨逃命誕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細巧悉匿私
第又引義宣故將表興爲己腹心事旣彰露猶執欺罔

公文面啓矯稱舊隸加以營干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
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同輿阜殫本土之姿窮吞井
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
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藝植輒逼遺孤
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
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
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
烈武王臣道規名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
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鑾輿
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請

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極有靦面目豺狼爲性規牧江
都希廣兵力天德尙弘甫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
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
戾不悛姦詖彌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
鳩毒諂瀆膚躁是與比周又矯稱符勅設榜開募事發
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
諂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桎梏且
王僧達臨刑之啓事高閣卽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
相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
吳郡民劉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

狀則姦情猜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
釁魯道方泰季子斷達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義
康襲軌於後變發柴奇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
憲屈況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釁於無妄之辰希幸
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
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
有司絕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
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
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盛烈永永無
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

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
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
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
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爲名閬至廣陵誕未
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
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
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日將曉明寶與閬
率精兵數百人卒至天明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
門上斬蔣成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
士擊明寶等破之閬卽遇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

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
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內
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
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日往年元凶禍逆陛下
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
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
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慙勲累
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
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
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

任枉酷卽加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勅令親勒部曲鎮
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
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
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
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
心同籍暮親竝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
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慶之進廣陵
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
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
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

貝子先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朗斬關而出誕禽
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爲誕
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
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竝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
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
誕行十餘里衆竝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
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
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尙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
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
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旣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

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錄事參軍王
興之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
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
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蚪太子旅賁中
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
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
戰功增邑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
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
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
慤爲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

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
之送首詣道隆時誕亦遣問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
慶之送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
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卽位鄭瑗爲山陽王休祐
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
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
卽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
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
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卽爲劉劬所
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橫

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誕幢主公孫安期率
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
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
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
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
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
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
擊破之卽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
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
歃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歃羣臣皆稱

萬歲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
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
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
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
虞季充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
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强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
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
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璵之
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左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
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

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劬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旣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

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劬土山爲劬所破慶之填塹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

上將受律羣蕃岳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糒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吉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闇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旣當祇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

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尙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

爲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萊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濬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鞘睡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于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

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姦愛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

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
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窆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
愆流豐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
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爨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
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
丹志乞薄改褊裒微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
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
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
葬祭以少牢世宗初其新於剡山間為人盜斫苦藉斿五大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五年年十

歲封東海王食邑三千戶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
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
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
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
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
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阼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
明年徵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
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三年徵爲散騎常侍中
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宗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
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

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甲令諸弟國封竝可增益千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卽位加中書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劔二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鑠蚤薨鑠子敬淵婚禕往視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旣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

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郟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室旣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實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紆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羣細疏澁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尙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

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
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
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
憤唯公獨幸厥災深忭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
絃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
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
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
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勲烈義
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旣震羣凶肅
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

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
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
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
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并及崇
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
覺委臯所生徼幸敝軀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
公見信事旣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埋遣
左右二人主掌殯含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闖豎陳
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
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

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
臯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
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
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
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卽長人情無哀戚侍
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
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遇本
薄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
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
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使醉

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
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
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
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
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愛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
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
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
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貲畜優廣朕踐阼之初公
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
散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構遂

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
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旣才均櫟
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闕深
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
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尙仁爲日已久尙能含讎怨辜
著于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
負荷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
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
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臧今以淮南
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
上遣腹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
明甯敬之閻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誅明年六月
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
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爲副奉
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卽葬宣城子克明輔國
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卽
位聽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中其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三十四年年九
歲封汝陰王食邑三千戶爲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

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爲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援防身刃斫之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父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卽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離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主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

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磐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克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卽葬襄陽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太宗卽位追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晉黃門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諡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黃靈期蔡捷世勝穆之王

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銑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劓走見殺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

誅城中撓亂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
爲休茂中兵參軍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
使作啓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永嘉王子仁北
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
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爲射聲校尉有司奏
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止不許卽葬襄陽庾深之字彥
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
史爲長沙內史南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
將軍督湘州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之轉
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荀銑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齊順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
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
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
邑千戶入爲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
給事中前廢帝永光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
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
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
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

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

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能不爲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旣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闕二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字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土流欲樹

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
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
慮爲休範所撥留自太子汛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
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
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大尉明年五
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
解板令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
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
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
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

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
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
泰寧之世足以爲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
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獻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
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歷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
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
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
邁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
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
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

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閱牆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有運長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

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羲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奏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

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鑿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胄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勲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

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尙有顧眄骨肉何讎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啓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旣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

所說以孤子納士爲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
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
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
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
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
戍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
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囂聲自晉宋之災
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
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
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

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
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
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讐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
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唇亡齒寒理不
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
錄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
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
氣輕死排藪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
不克但干鈞之弩不爲麤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
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

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趙超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颿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奐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枉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徒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尪毀窮盡

無日庶規史鮪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起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_闕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

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蠡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劬劬自石頭來赴仍進柝南戰敗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王遣隊士陳靈寶齎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張永棄衆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闕明門出降宮省惟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剔取宮內金

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劔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類自與別故封王即以爭生時
麟夫及年星忠曰義士莫不
主命曰許皆巖始義之封
史曰曰請育之封泉而思
並毗蘇聖

同黨姜伯王琳中與計天
宋書卷七十九
竟陵王誕傳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劉
道隆監本誤作劉道產臣承蒼按劉道產卒于元嘉
十九年今定作劉道隆是時道隆為徐州刺史率兵
未曾事見本傳之前
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睡既覺已失
髻矣○南史韜作稍睡作眊臣承蒼按眊羽毛飾也
三國志劉先主性好結眊時有人送犛牛尾手自結
之從稍眊為是
廬江王禕傳前都令王隆伯○都監本訛郡今改正

宋書卷七十九考證

竟陵王誕傳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劉

道隆監本誤作劉道產臣承蒼按劉道產卒于元嘉

十九年今定作劉道隆是時道隆為徐州刺史率兵

未曾事見本傳之前

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睡既覺已失

髻矣○南史韜作稍睡作眊臣承蒼按眊羽毛飾也

三國志劉先主性好結眊時有人送犛牛尾手自結

之從稍眊為是

廬江王禕傳前都令王隆伯○都監本訛郡今改正

蘇氏王韓前將命王劉帥○將盟本端將令如五

文翁薛張為長

三國志隱太子封被薛張報育八幾戰中鼠手自操

壽矣○前史傳卦薛報卦非引本卷對報隊手簡也

主亦封直報中夢人告之曰宮內邊禽解報鴻賢曰矣

未會事原本卦之簡

十次平今式平隱戲劉景報道道為分州陳史率具

戲劉盟本端卦隱戲至引本卷對隱戲劉卒于不熹

竟劉王獨對端又戲引本卷對隱戲劉管○隱

宋書卷七十九考證



